

浮邱子

濟蒼題藏



湯海秋先生著

江蘇工業學院圖書館
藏书章

澹廬居士陳震題



序

海秋得年僅四十有四所已成書四書藝六卷古今體詩三千首浮邱子四十餘萬言而奏議雜著尚未及錄輯矣哉才之奇氣之勇文之多且工如是世有幾人宜乎好之者譽不容口即憎之者要不能不心折其文也然海秋豈翅一文人之傑哉道光壬辰癸巳間余與游最習見其於時政得失海內人才之賢否進退私居恒為之憂喜使非浮湛郎署得所憑以竟其志必蘧然有以自見者至其篤情倫紀能刻苦處其所難相知有急損已應之無怯色惟性激少和一語偶拂輒齟齬及悟仍謝咎雖於余亦然然不失為君子其為文也皆自道其所得也時而雲垂海立時而月皎風疏時而玉佩華紳時而斜簪散髻連犿旁魄無有端涯非韓子所謂能自樹立不因循者耶是集經緯萬端自成一子湘陰李黼堂為刊行之上元梅伯言曾亮深於文者與海秋同官農部方撰浮邱子伯言絕賞沒後為表其墓橐久逸矣余偶得之匯衍屬黼堂並存簡首工既藏余披覽再過不勝游舊之感因識詞簡端以紓吾思同治乙丑仲夏雨臘熊少牧序

戶部郎中湯君墓誌銘

上元梅曾亮譔

君姓湯氏諱鵬字海秋湖南益陽人父義豈妣戴恭人道光三年君年甫二十成進士所為制藝列書肆中滿街士人模擬相接得科第而君是時已專力為詩歌自上古歌謡至三百篇雜驗漢魏六朝唐無不形規而神契之未幾成詩集三千首其始官禮部主事既兼軍機章京旋補戶部主事轉貴州司郎中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年始三十餘意氣蹈厲謂天下事無不可為者其議論所許可惟李文饒張太岳輩徒為詞章士無當也於是勇言事未踰月三上章最後以言宗室尚書叱辱滿司官事言過當且在己奉旨處分後罷御史回戶部員外郎轉四川司郎中是時咷吏擾海疆求通市君已黜不得言事猶條上書轉奏夷務善後者三十事雖報聞而後彌利堅求改闢市約有君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是服其精非疏闊大畧者也君既負才氣久居曹司以為事無論利鈍成敗有所為當震爆人耳目苟不得施於事而著之言使吾書出而人以為古嘗有是言雖工弗貴也於是為浮邱子一書立一意為榦而分數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則支復為榦支榦相演以遞於無窮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

事情偽開張形勢尋蹕要眇一篇數千言者九十餘篇最四十餘萬言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閑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姚石甫以臺灣道創喚夷受誣訴事白出獄君大喜觴客於萬柳堂為石甫賀予於是始識君得讀浮邱子者君嘗為會試同考官門下浸至九列譽君者不患無其人顧欲予言為可否於是嘆世徒畏君之才而豪不知其不自足者乃如是也嗚呼君令其死矣士而才固宜負病於世迨既死而世無見其病者獨其才在耳君之名其可無慮於後世矣君卒以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九日年四十四未卒前過予曰石甫以同知官四川為大吏者當何如既而曰天下事恐難滿人意也後八日而卒余過長椿寺記與君揖張亨甫柩而歸也未逾歲而君復殯於是輒黯然傷之君娶於羅子倅昭佶昭什昭啟昭孫惇允女二人適李適杜以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九日葬君於益陽縣東鄉金盤山之原其友王錫振為之狀謂曾亮曰銘以屬君乃為之詞曰

天與以才副之氣神豪語快士所憐大力者推幸以遂容頭平進不可意摧堅犯難壯莫掣躊而改圖幾後世四十餘萬載厥字魂雖埋幽靈不翳

湯海秋傳

桐城姚 詩謨

海秋湯氏名鵬湖南益陽人道光三年進士初為禮部主事年甫二十負氣自喜為文章震爍奇特諸公異其才選入軍機章京補戶部主事轉貴州司員外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君在軍機得見天下奏章又厯戶曹習吏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每致書大吏多所議論及為御史再旬而章三上有宗室尚書叱辱滿司官其人訐之

上置尚書吏議君以為司官朝吏過失當付有司不可奴隸辱之此臣作威福之漸也吏議輕不足以儆接嘉慶中故事爭之

上以為不勝言官任罷回戶部員外而君方草奏大有論建未及上而改官君見其言不用乃大著書欲有所暴白於天下為浮邱子九十一篇篇數千言通論治道學術明林十六卷指陳前代得失七經補疏明經義止信筆初稿雜記見聞事實諸作皆出示人惟止信筆初稿人多未見或問之曰此石室之藏也嘆夷事起沿海諸省大擾

上再命將無功卒議撫通市君憤甚已黜不得進言猶條上三十事於尚書轉

奏焉大臣用事者曰書生之見耳

上雖召見君而無所詢報聞而已君是時已更為本部四川司郎中京察亦竟不得上考君感慨鬱抑詩多悲憤沈痛之作二十四年七月卒年四十四君少為文有奇氣初成進士所為制藝人爭傳其稿市肆售之幾遍君曰是不足言文也取漢魏六朝迄唐人詩歌追擬之必求其似務備其體已样者三十餘卷又好為文嘗謂其友人曰漢以後作者或專工文辭而義理時務不足或精義理明時務而辭陋弱兼之者惟唐陸宣公宋朱子耳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為歸其持論如此

姚瑩曰道光初余至京師交邵陽魏默深建甯張亨甫仁和龔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頗訾之亨甫詩歌幾追作者默深始治經已更悉心時務其所論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厲其志業才氣欲凌轢一時矣世乃習委靡文飾正坐氣菑耳得諸子者大聲振之不亦可乎以宗室尚書之親貴舉朝所屏息者而君倡言彈之亦見骨鯁之風矣君又與宜黃黃樹齋歙徐廉峯及亨甫以詩相馳逐歲在丙戌余服闋入都諸君與周旋久之樹齋以

編修為言官數論事游至大用廉峯及君則以言黜幸不幸殊焉辛卯余再入都廉峯已病未幾卒定庵繼之癸卯臺灣之獄亨甫力疾赴余難因不起猶憶君探余獄中及出獄後與諸君置酒相賀又同治亨甫之喪依依送余出都門時也默深成進士最晚以知州需次亨甫則未一第而歿余待罪蜀中樹齋亦以事更罷為部曹俯仰二十年間升沈存沒若此悲夫

卷之三

卷之三

浮邱子目錄

益陽湯鵬海秋著

男
淑昭
鼎
謹編

卷之一

則古上 則古中 則古下 三要 十戒
甲權 乙權

卷之二

白術上 白術下 訓始 訓終 辨萌

訓化

卷之三

去壅 甲匡 乙匡 甲繆 乙繆

釋均上

釋均下

甲私

乙私

卷之四

儒解上

儒解中

儒解下

直解上

直解中

直解下

禮解

仁解

訓勞

訓通

尚變

尚特上

尚特下

三疾

五習

仕解上

仕解下

卷之六

九材

八抑

審類

諷羣上

諷羣下

卷之七

原愛

原憎

四辨

相經

左評

柄言上

柄言中

柄言下

卷之八

訓名上

訓名中

訓名下

釋用

三衡

卷之九

釋和上

釋和下

原宗

原輔

原傳

原封

審任

訓史

訓使

訓令

卷之十

訓吏上

訓吏下

醫貧

刺奢

辨荒

訓廉

訓退

卷之十一

訓厚上

訓厚下

原教上

原教下

辨莠上

辨莠下

儲武上

儲武中

儲武下

卷之十二

釋憂

原刑

植節

甲戒

乙戒

甲慚

乙慚

樹文

右十二卷凡題六十有七凡篇九十有一

江
山
志

浮邱子卷之一

益陽湯鵬海秋著

則古上

浮邱子曰。君子毋自智。毋自勇。毋自功。毋自名。凡自智以愚天下者。不能愚天下者也。凡自勇以先天下者。不能先天下者也。凡自功以蓋天下者。不能蓋天下者也。凡自名以聾天下者。不能聾天下者也。君子毋自智。智有宗。毋自勇。勇有守。毋自功。功有底。毋自名。名有歸。則可謂納之於軌物也已。君子出一言。思其然。不以槩其不然。致一行。思其濟。不以騁其所不濟。其然者昌之。其不然者湔洗之。其濟者廣之。其不濟者剗刈之。則可謂裁之於義理也已。君子豁達以出。弗病其露也。周密以入。弗病其藏也。縱橫旁魄。弗病其過也。老成寬厚。弗病其不及也。猛鷙。弗病其勁也。委蛇。弗病其曲也。守默。弗病其方也。畫奇。弗病其圓也。端慤。弗病其質也。邕容。弗病其文也。則可謂詳之於體段也已。君子轍跡。有弗踐也。耳目有弗致也。思想有弗營也。君子居適。以馭遠。所弗踐。如其踐。執簡以治繁。所弗致。如其致。主靜以該動。所弗營。如其營。則可謂鴻之於作用也已。君子納之於軌物。然后能裁之於義理。然后能詳之於體段。詳

之於體段。然後能鴻之於作用。君子曷施而每進益上如此也。說命之言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畢命之言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是故君子心於古乎。索之曷索之。曰於古載籍乎。索之於古師表乎。索之於古臣佐乎。索之於古氣數乎。索之於古符驗乎。索之於古趣尚乎。索之則可謂居今稽古也已。君子知易總吉凶。詩總媿刺。書總政事。禮總文物。樂總聲音。春秋總名分。學庸論孟總言行。本末少與書生共其誦讀焉。長為天下國家鋪其能事焉。遠證古往。同其消息焉。近與季世之君毋出一轍焉。是故知其反不知其正。此秦皇所以重法律而薄仁義也。知其一不知其二。此漢高所以坐馬上而罵詩書也。知其細不知其大。此光武所以崇經術而專章句也。知其歧不知其歸。此梁武所以富譏述而談苦空也。知其浮不知其實。此隋煬所以工詞藝而矜高選也。知其槩不知其成。此唐宗所以慟學問而多慙德也。君子不貴。也是故讀經則思其意。讀史則思其迹。思其意則奧而嫻。使人變動光明而濟。思其迹則炯而嚴。使人中正比宜而靜。奧而嫓。性之導也。炯而嚴。情之約也。變動光明而濟。材之徹也。中正比宜而

靜德之成也。成德以範。徹材以學。約情以節。導性以源。則可謂於古載籍乎。索之也已。君子知帝王必有師。神聖必有學。黃帝學乎大顙。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濤。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賈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下至漢唐宋明英君。誼辟靡不禮孔子而以為師焉。是故履帝王之位而無疚者。知尊師者也。躬神聖之資而有成者。知就學者也。知就學則知所入。知所入則陰陽佛釋稗官野史記問詞章之雜。不聽於耳。知尊師則知所上。知所上則巧令孔壬宦官宮妾俳優侏儒之媚。不接於目。知就學則知所通。知所通則毋敢謂討論自一事。匡濟又自一事。而厭薄圖籍。擗拏名物之許。可以不作。知尊師則知所庇。知所庇則毋敢謂儒雅自一流。輔拂又自一流。而疑惑人材枝離功用之愆。可以必去。則可謂於古師表乎。索之也已。君子上稽世之隆也。則帝之臣有若咎夔稷契。王之臣有若周邵畢榮。下稽世之季也。則猶有若管夷吾臣於齊。公孫僑臣於鄭。孫叔敖臣於楚。百里奚臣於秦。又其降也。則猶有若子房臣於沛公。諸葛臣於昭烈。周瑜臣於孫策。王猛臣於苻堅。崔浩臣於拓跋。蘇綽臣於宇文。李泌臣於肅宗。王朴臣於柴氏。